

当代著名批评家随笔
蔡翔■著

写在边缘

■ DANG DAI ZHU MING PI PING JIA SUI BI ■



四川人民出版社

44.6
CX2

写在边缘

当代著名批评家随笔

蔡翔



44.6
CX2

蔡翔/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 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 周 颖
封面设计 邹小工 刘 民
技术设计 何 华
责任校对 伍登富

当代著名批评家随笔

写在边缘

蔡 翔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 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印协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9.5 插页 4 字数 180 千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ISBN7-220-03728-7/I·552 印数：8001—13000

定价：13.00 元

自序

写作者终日面对的，是一个纸做的世界，一个文字的世界。

从喧嚣的人群中逃离，避开日常的烦恼和生命的无奈，从此远去。船最终停靠的，只能是自己的世界，一个纸做的码头。这或许仅仅因为，激情已逐渐耗尽，以及，某种无能为力。

这个世界提供了一份难得的宁静，精神终于找到它的栖身之地。没有什么再能束缚自己的想象，在纸上尽情流淌。智力成了唯一的财富，信心被再次鼓起。再一次有了激情，有了对意义的深深眷注。

徜徉在前人和今人的书籍之中，感觉到这个世界的丰富

与斑驳多彩。循着思想之路向前，在这个纸做的世界里，寻找意义和此世的价值所在。

或许，已经没有刻意的寻找，没有刻意的追求。感觉到的，仅仅只是一种充实，一种智力的愉悦，一种难得的心静如水。

做一份工作，就像农人种田，工人做工，在这个世界，这个纸做的世界里，才能真正体验到，劳动是一种美丽。那也仅仅因为，在这个时候，劳动成为一种创造，一种美的想象。

所有的约定都已打破，没有什么能比形上的想象更能激起生命如梦的渴求。在枯燥的理论术语中，竟然找到一片如茵的绿草，那是一种命运，只有在这个纸做的世界中，方能找到我的命中的诗意所在。

在漫长的思索之中，岁月悄悄流逝，冬日已去，夏日又来。默默写作，在思想之路中坎坷前行。

但是终究未能忘却世事，夜色渐深，点上一支烟，往事也会纷沓而至，在这个时候，会忍不住回头望望，望望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熙熙攘攘，喧嚣着欲望和热情的生命所在。于是，在栖身的纸的世界里，挖开一扇窗户。

从那里望去，也渐渐地对世事人情，生出一些想法，暂时地偏离文学，作一些即兴的文字，这些文字，有人称之为“随笔”。

但终因在纸的世界里呆得过久，即使随笔，也渐无那种犀利的生命之气，也不过是一种彼时彼地的心情记录。



但已是非常的满足。

我在写，这已足够。生命终要有它的栖身之地。

再生一次，仍会选择这个纸的世界，那是唯一适合我的世界。

1997年4月11日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辑 自由注解

夸父逐日	(3)
西西弗斯	(9)
雪夜访戴	(15)
生与死	(21)
浑 池	(30)
桃花源解	(36)
嫦娥奔月	(41)

纯 情	(47)
债务意识	(53)
债权思想	(58)
人 格	(64)

第二辑 咬文嚼字

我代表	(71)
我们隐到哪儿	(75)
收拾来便是良知	(79)
满街是圣人	(83)
什么是群众	(88)
关于“孔融让梨”的神话	(92)
关于“周易”	(96)
华盛顿和吴刚	(100)
金圣叹和阿 Q	(103)
“搞”的别解	(107)
羊角哀和左伯桃	(110)
来一个“君子国”怎么样	(114)
好人·坏人·恶人	(118)
出息·进步·发财	(123)
一文不名与一文不拘	(127)
什么是“三不朽”	(131)
嫌贫爱富与爱情神话	(135)



侠和刺客.....	(140)
俞伯牙摔琴的故事.....	(145)

第三辑 杂思漫说

姓名笔记.....	(153)
纯洁时代.....	(164)
我们走向哪里.....	(176)
今天的知识分子.....	(187)
话语的失落.....	(194)
广告乌托邦.....	(202)
国家·个人与“市民社会”.....	(224)

第四辑 灯下闲笔

闲话麻将.....	(239)
FACE 和 KISS	(245)
“国际接轨”	(248)
慎用大师.....	(251)
住在汽车间里的人.....	(253)
城市“膏药”	(256)
毛边书.....	(258)
做生活.....	(260)
不拘小节记.....	(263)

争论和讨论.....	(266)
想象问题.....	(268)
混和居.....	(271)
满街飘起黄头发.....	(273)
仪式.....	(275)
小老外.....	(277)
抽烟问题.....	(280)
思想的线接在哪里.....	(282)
“表演”突围	(286)
戏拟.....	(289)
挖.....	(292)
后 记.....	(295)



第一辑
自由注解





夸父逐日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山海经·海外北经》

我在阅读张承志作品的时候，常常会产生一种古怪的联想，想起夸父。我不知道这种联想的缘由是什么，因为在张承志所有的作品之中，都不曾出现过这个人或者有关这个人的事迹。但是我仍然想到了，而且非常顽强，这很奇怪。

这是一个巨人，他属于一个巨人的种族，高高大大，堂

堂正正。他大概属于那种生性好动的人，那种不能安守本分的人，那种好作白日梦的人，于是他向太阳发出了挑战，那神圣的拥有无限威力永远俯照着茫茫大地芸芸众生的太阳。

我是什么？我是一个人。我真的是一个人吗？你们在茫茫的人海中一眼就能看得见我吗？你们在众多的报刊中一眼就能辨别出我吗？你们在各种各样时髦的热烈的掌声和嘘声中能听见我的声音吗？能吗？我很悲观。我悲观是因为我知道，不，不是知道，这词太别扭了，是因为我渴望我活着只是为了我是一个人，而不是别的什么。如果我能写作，那么我希望我给你们提供的是我这样的人，一个也许不那么招人爱但确确实实是一个活着的人。我对所有的时髦或不那么时髦的思想都抱有一种不可遏止的好奇心，但我希望我能凭我自己的天性去接受它们或排斥它们。但是这太难了。在这五光十色的尘世中，我很难保持自己，很难保持自己不受外界的诱惑，而我只要不由自主地睁开眼睛，即使是最高尚的诱惑，我也会立即成为“我们”之中的一个。当我不再是这一个人的时候，我就没有资格再从事文学，文学的灵魂是这一个人的天性。

我知道，在这世界中，我要保持我是一个人，我就必须向这个世界挑战，一种真正出自天性的挑战。我也知道，这种挑战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现在我看见了夸父，在茫茫的原野中，在崎岖的山路



上，在荆棘丛生的密林中，一个人，在那儿拼命追逐，前面是高悬的太阳。

我要抓住太阳，我要抓住的，是我自己。我向太阳发出了挑战，实际上我是向自己发出了挑战。现在我已不属于自己，我只属于我的挑战，我为它而活着。我必须走，一天24小时地走，我的脚破了，我看血，殷红的血从我的脉管里缓缓流出，我看它渗透了我脚下的土地，在阳光的强烈的照射下，这掺血的土地变成了一片黑色，这黑色的土地才真正是属于我的土地。我累了。我要倒下去了。太阳高悬着。我还是在走。我的灵魂早已出窍，现在走着的也许是我的灵魂。

我已经不属于自己。

我没有向后张望，张望我留下的脚印，那脚印里也许盛满了我的血。属于我的只是那未知的前方，那高悬的太阳。

我抛弃了我的世俗的欢乐，在我的路上，没有鲜花，没有女人，没有狂欢的节日，没有酒。我只是在走，走呵，走呵，我要抓住那轮太阳。

我告别了我的家人，告别了我的同类的兄弟们。我只有一个人，一个人在这儿走，在我的前面，只有那轮太阳，太阳永远不会疲倦。走呵，走呵，我要抓住那轮太阳。

我不知道后来的人会怎样评价我，他们也许会把我的经历描写成一个辉煌的过程，一个动人心魄的过程。可是现在，我只感到孤独。我听到的，只是我那沉重的脚步声，我看到的，只是前面那高悬的太阳。我只是在走，走呵，走呵。

嚓，这声音弥漫着整个宇宙。我现在什么都感觉不到，感觉到的只是那重复的动作。声音消失了。我多么想听到声音，我的亲人的声音，或者是我敌人的声音，哪怕是一声诅咒，不，什么都没有。我越过高山，我越过平原，我趟过了无数的大河小河，我穿过了层层的密林，一个人。没有声音。我现在知道了什么叫孤独。

我知道这就是我的命运，当我向太阳发出挑战的时候，我就知道等待着我的再也不是往昔的安宁。只有这无尽的跋涉，才能满足我心灵的渴望。

这种渴望似乎由来已久，远在我襁褓的时代，在我那愤怒的啼哭中，也许就隐埋了这种渴望。我不属于我的族类。在我的族中，我是一个儿子，是一个兄弟，是一个丈夫，是一个父亲，是一个战士，我还是其他的什么。我为这些身份而活着，我必须尽到这些身份所规定给我的义务。我不是我。现在我找到了自己，我是一个人，我在证明自己的存在，作为一个人的存在。

我找到了自己。

我是欢乐的。

你听到了吗？听到了夸父那内心的独白吗？我知道夸父是快乐的，他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自己，也就是说找到了自己的确定性。我就是我。我不再属于任何他者。我们没有确定性，他们告诉我，这是一个相对论的时代。的确，当我说太阳从东边出来，你会举出一万条理由证明太阳从西边出来



同样无比正确。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我感到无所适从，一种无所适从的痛苦。我毕竟不是靠思想而活着的。我需要一种确定性，它指明我行动的目的。我总不能今天朝东走五步，明天又朝西走五步。朝三暮四的信念不是信念。我只有找到了我自己的确定性的时候，我才真正找到了我自己，找到了我存在的理由。

夸父死了。我知道。他走进了太阳。他渴死在路上。他证明了自己，他也消灭了自己。他是永恒的，他的手杖化作了一片森林。

是的，我渴望永恒，你们呢？你们会笑我这是一种古典的浪漫主义精神吗？然而我仍然渴望，渴望精神不死。

我听见有人在笑，在那儿窃笑、暗笑、嗤笑，他们在笑什么呢？他们说这是一种精神的奢侈。夸父，那算什么，那不过是一种古典的英雄主义的象征。那不是过时了吗？他得到了什么，太阳依然高悬，依然放射出万丈光芒，然而夸父呢，他证明了什么，结果什么也没证明，这不过是一场白日梦。

我承认，这或许只是一种白日梦。我知道，我的肉体离不开这个世界。在物质的意义上，我最终仍然无法超越这个世界。在这点上，我仍然属于“我们”。但是，你们知道蝙蝠吗？它为了肉体的适应需要，而逐步地简化，它最终丧失了自己的视力。还要我举出更多的例子吗？那些关于动物